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第二辑

岩画里的
白儿宛
中篇小说卷

乌云其其格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 / 选编

作家出版社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 第二辑

岩 画 里 的 白 儿 驼

中篇小说卷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 / 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岩画里的白儿驼 /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4. 11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ISBN 978-7-5063-7656-3

I. ①岩… II. ①优…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0370 号

岩画里的白儿驼

编 者: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

责任编辑: 陈晓帆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90 千

印 张: 22.25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656-3

定 价: 3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组委会

主 任：乌 兰

副主任：周纯杰 葛笑政 王金喜 巴特尔 张 陵

特·官布扎布（常务）

成 员：包银山 布仁巴雅尔 黄宾堂 乌兰图雅

统 筹：陈晓帆 丛龙瑞

致读者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和“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的成果陆续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加以庆贺的事情。因为，这一工程不仅是对文学创作的内蒙古担当，更是对文学内容建设的草原奉献！

在那远古蛮荒的曾经年代里，不知如何称呼的一群群人在中国北方的大地山林间穿梭奔跑，维持着生命的存延。慢慢地，他们繁衍起来并开始有专属各自的族称，然后被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所驱使着，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山林过起了迁徙游牧的生活。于是，茫茫的草原就变成了这些民族人群书写盛衰成败的出发地。挥舞着战刀和马鞭，匈奴人第一个出发了，紧接着是鲜卑人，然后是突厥人，再后是契丹人、女真人，之后是蒙古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踏着前人的足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如今，回首望去，他们奔腾而去的背影犹如一队队雁阵，穿过历史的天空渐渐远去……

雁阵飞去，为的是回到温暖舒适的过冬地。而北方民族依次相续地奔腾前去，为的却是要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融汇对接。这是一个壮观的迁徙，时间从已知的公元前直到当今年代。虽然形式不同，内容也有所变化，但这种迁徙依然不停地进行着。岁月的尘埃一层又一层，迁徙的脚印一串又一串。于是，经历过沧桑的草原充满了关于他们的记忆。在草原的这个记忆中，有他们从蛮荒走向开化的跋涉经历；有他们从部落成长为民族的自豪情怀；有他们建立政权、制定制度、践行管理的丰富经历；有他们敬畏自然、顺应规律，按照草原大地显示给他们的生存方式游牧而生的悠悠牧歌；有他们按着游牧生活的存在形态创制而出的大步行走、高声歌唱、饮酒狂欢，豁达乐观而不失细腻典雅的风俗

习惯；有他们担当使命，不畏牺牲，奋力完成中国版图的大统一和各民族人群生存需求间的无障碍对接的铿锵足迹；更有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和生存内容的一次次转型与中原民族相识、相知，共同推进民族融合、一体认知、携手同步的历史体验；还有他们带着千古草原的生存经验，与古老祖国的各族兄弟同甘苦、共命运，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灿烂篇章的不朽奉献……

承载着这些厚重而鲜活的记忆，草原唱着歌，跳着舞，夏天开着花，冬天飘着雪，一年又一年地走进了人类历史的二十一世纪。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节奏，草原和草原上的一切激情澎湃地日新月异的时候，我们在它从容的脚步下发现了如土厚重的这些记忆。于是，我们如开采珍贵的矿藏，轻轻掀去它上面的碎石杂草，拿起心灵的放大镜、显微镜以及各种分析仪，研究它积累千年的内容和意义。经过细心的研究，我们终于发现它就是草原文化，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它向世界昭示的核心理念是：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还有它留给往时岁月的悲壮忧伤的英雄主义遗风！这样，当世人以文化为各自形象，与世界握手相见时，内蒙古人也有了自己特有的形象符号——草原文化！

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是内容，而文学就是为这一需求提供产品的心灵劳作。因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世界才会光彩夺目。文学也是应该这样。所以，我们大力倡导内蒙古的作家们创作出“具有草原文化内涵、草原文化特点、草原文化气派”的优秀作品，以飨天下读者，并将其作为自治区重大的文学工程加以推动。如今，这一工程开始结果了，并将陆续结出新的果实落向读者大众之手。

在此，真诚地祝福这项工程的作品带着草的芬芳、奶的香甜、风的清爽和鸟的吟唱，向大地八方越走越远！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乌 兰

目 录



岩画里的白儿驼 [001]

阿尤尔扎纳 著 白·呼和牧奇 译

黄金屋 [083]

孟和那顺 著 赵文工 译

白 鹤 [125]

吉·清河乐 著 王玉丽 译

一个人的敖包 [185]

扎·贺西格图 著 白·呼和牧奇 译

有狼有歌的故乡 [245]

莫·哈斯巴根 著 哈森 译

戈壁深处 [307]

胡树旗 著 马英 译

岩画里的白儿驼



阿尤尔扎纳 著

白·呼和牧奇 译



阿尤尔扎纳

蒙古族，1955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内蒙古自治区文联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金钥匙》编辑部副主任、译审。

多次在《民族文学》《草原》等刊物发表作品，出版有中篇小说集《远古的戈壁》《野驴出没的戈壁》及译作《暴雨》《罕山白头翁》《阿木利》等。曾荣获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奖和“苏鲁德”杯蒙古文中篇小说大赛二、三等奖，首届“朵日纳文学奖”。



白·呼和牧奇

曾用名白铁宝，蒙古族，1959年生于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红格尔苏木。诗人、翻译家、文化学者。现为《鸿嘎鲁》杂志

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内蒙古自治区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自治区文学翻译家协会理事，日本国北海道蒙古文化会海外顾问。用蒙汉日文出版诗集七部，蒙汉日互译作品达五百万字。

“维都布，维都布！”

轻轻的呼唤声中，维都布从酣睡中惊醒。他躺在铺上诧异地静听了片刻周围的声响，没有觉察到任何动静。“是不是老婆子叫我了？”他欠起身探看身边的老婆宝伊娜，宝伊娜却嗤嗤地抽着鼻子酣然大睡。“是不是外面有人来到门口呼唤呢？要是那样獒犬会吠叫的啊。獒犬没有吠叫，看来外面并没有什么人来。再说，在这荒芜的戈壁，深更半夜谁会来呼唤我呢？可能是听到小动物的什么声响了吧。”维都布如是想着屏息静躺着又聆听了一阵。

外面万籁寂静，除了风力发电机的风车被阵风吹动发出嗖嗖的旋转声外，一切沉寂得像断了气息一样让人生畏。屋里，维都布的两个四岁孪生龙凤胎孙子钦达拉和钦达嘎在梦里说着什么，吧嗒着嘴安详地甜睡。这似乎拂去了他心上的阴影，给了他些许慰藉。“我是做梦了？人吃了肉就会多梦的嘛。那也难怪，顷刻间切断牲口的血管，剥掉皮子，红肉的神经还没有完全死去，局部还在抽搐就下锅煮着吃，那还能有个什么好呢？听说牛羊牲口都有灵魂，所以，在吃了鲜肉喝了鲜汤的夜里做一些离奇古怪的梦受到煎熬也是

在所难免的吧。不会是晚上吃的羊肉的灵魂在叫唤我吧？但那是早已宰杀，都被冻成冰坨的羊肉，就算有灵魂也到了该到的地方了。怎么会等我到现在呢？”维都布想到这儿，放松了身体，转过脸去准备继续睡觉。

但是，维都布处于格外清醒的状态，了无睡意，思绪愈加清晰。无踪影的陌生的事物一阵一阵闯入他的脑海，被岁月的坎坷蹉跎揉搓埋没的、积压在心灵角落里的陈旧发黄的页面被一一翻开。

兵荒马乱，时局如铁。

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寒冷刺骨、秋末的早晨。本白一家围坐着火撑子^①正在喝茶，突然传来急促的马蹄声和人们发出的像惊炸的水鸟一样的离奇古怪的呼喊声。本白放下茶碗跃出蒙古包，就在那一瞬，两个骑马的人分别握着糜绳的两端从蒙古包的两侧催马跑过，像掀翻锅盖一样把蒙古包给翻了个底朝天。那些强盗不仅掠夺了本白的财产，赶走了畜群，还把本白八岁的儿子和六岁的女儿当场枪杀，烧毁了家什营盘，以充当向导为由掳走了他的妻子卓玛。

幸亏卓玛用阿婆子^②扣住睡梦中的儿子维都布，在上面罩上坐垫的毡子，这才没被强盗们发现躲过一劫。就这样，维都布在刚刚周岁的幼龄失去了父母、哥哥和姐姐，沦为无依无靠、举目无亲的孤儿。在强盗们劫掠践踏的翌日，一个躲避强盗袭扰的名叫巴巴的人骑马路过本白家的残垣断壁时，突然听到了孩子的啼哭声。他走近一看，被烧焦的黑黢黢的残垣断壁上，散乱着未被烧完的毡块、皮张，燃烧的木头棍棒上冒着黑烟，强烈的气味让人窒息。到处撒满破碎的盆罐、锅勺、饭碗瓷块，三具尸体横躺在前后左右。这一惨景令巴巴全身毛发竖立，魂不附体。他正欲朝原路逃走，又听到

本文注释均为译者注。

① 火撑子：放置在蒙古包中央熬茶煮饭的支架型炉子。

② 阿婆子：方言，拾粪背篓。

了滚滚黑烟里传来婴儿撕心裂肺的凄惨哭声。巴巴拽住马缰，朝传来孩子哭声的方向望去，只见，在离烧成了灰烬的残垣断壁有一段距离的灌木丛下的狗刨窝前，一个不像人样满脸黑灰的小孩，穿着烧燎了边缘的背心，下半身净光，提溜着小鸡鸡，好像刚刚学步一样跌跌撞撞、趑趄趑趄地来回走动。巴巴急忙跳下马背，正要抱起小孩，不料，突然从对面站起来一个白脯黄花脸的母狗。巴巴吓得向后退却。小孩蓬松的柔细乳发被烧燎成焦团，赤裸的身体和手脚都有烫伤，看起来明显是经过火灾。是谁从火堆里救出了这个小东西呢？难道是这个黄花脸母狗吗？巴巴疑惑地观察着。黄花脸母狗的鬃毛显然被火烧燎过，像炒粮食的秃头扫把。巴巴看着心想：肯定是这条母狗从火里救出了他。可怜啊！

这个蓬头垢面的小孩看到巴巴后高兴地嬉笑着，挖挠着手臂，跌跌撞撞地向他走来。可是黄花脸母狗却做出了攻击的架势，龇牙咧嘴，夹住尾巴狂吠着，箭也似的蹿跃过来，叼住孩子被烧烂的褴褛不堪的背心拽回到了狗刨窝处。孩子嘴里仍旧向巴巴“噢啊，噢啊”地儿语着，再次踉踉跄跄地朝巴巴走过来。黄花脸母狗蹲坐在狗刨窝处看着孩子，孩子刚接近巴巴，它就冲过去再把他叼回来。可是，孩子又开始走去。由于孩子不停地要走向巴巴，黄花脸母狗索性咬住孩子的背心不放了。过了一会儿，黄花脸母狗好像给幼崽喂奶一样仰面躺下，示意孩子去吸吮它的奶头。这孩子也怪，就像吸吮母亲的乳头一样用那形似幼虫的小手指头从两侧掬住母狗那粉红色的嫩小的乳头吮吸了起来。黄花脸母狗的目光瞬即柔和了下来，开始舔舐孩子的脸面。虽然那孩子嘴里含着母狗的乳头在吸吮，但视线始终没有离开巴巴。目睹了这一切的巴巴感到肝肠寸断的痛楚，真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幕。

他定夺了片刻后，埋葬了那三个人的尸体，打扫了营盘场地。黄花脸母狗呵护着那个孩子不让巴巴接近，于是，他就想了个妙招，从驮来的褡裢里拿出肥瘦相间的几条肉干扔给了黄花脸母狗。还真灵，黄花脸母狗表现得很和善，摇晃着尾巴围绕在巴巴的身前

背后，小颠着乞讨肉干。黄花脸母狗性情转变得如此快，似乎不仅仅在于得到了肥瘦相间的肉干，还好像与巴巴埋葬了它心爱的主人的尸体，打扫了它沦为废墟的营盘居所有关联。黄花脸母狗大概意识到了巴巴不会伤害那个孩子，所以，它只顾注视着巴巴的手乞讨吃的东西，却将孩子置之一旁不理了。于是，巴巴抱起孩子，擦拭干净他的鼻涕泪水，裹在前襟里上马颠去。黄花脸母狗也像影子一样尾随其后，形影不离地奔跑着来到他家营盘包前。自那以后，那个黄花脸母狗寸步未离巴巴的家门，与他搂抱来的小孩子追逐戏耍着，当小孩子成长为名叫维都布的小伙子的时候，黄花脸母狗却衰老力竭，满口没齿，有一天突然死去了。

然而，后来巴巴才知道，它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朝着自己栖息多年、生育了众多幼崽的故地狗窝跑去，将自己的遗骨放在了那里。据后来的传言，维都布的母亲也命丧于那帮强盗之手。就这样，维都布成了巴巴的儿子，依偎在他的膝前背后，长大成人了。维都布自小学语较迟，所以，话语钝拙，与同龄的孩子相比步履也有些懦弱。不能算是那种机灵的孩子。为此，兄弟们总是欺负他，不仅欺骗抢夺他的好吃好穿的东西，还经常强迫他去干那些汲水挑担、放牧牲口、打柴负薪的艰苦活计。

维都布如是沉浸在往昔的回忆中，不知不觉睡去了。不知过了多久，又听到一个嗓音清脆的男人轻轻叫唤声：

“维都布，维都布！”

他又一次被惊醒，一跃而起坐在了原位。就在那一刹那，一道耀眼的白光掠过维都布的全身，照亮了整个屋内，然后消失了。他吓得魂飞魄散，用双手使劲捂着剧烈跳动着行将从嘴里蹦出来的心脏，但是，胸脯仍旧像敲鼓一样砰砰地击打个不停。

“维都布，你不要害怕。去客厅吧。”

轻柔温和的声音在他耳边低语后消失了。吓得心包都要爆裂的维都布听到这话，紧张似乎舒缓了些许。然而，他没有理智辨认这

声音究竟来自哪里，他浑身浸出冷汗，手脚像打摆子一样颤抖。他下意识地环顾了一遭周围，伸手不见五指的屋内一片漆黑。他也不知道呼唤他的那声音在屋子的哪个方位。这时的维都布就连点灯的知觉都没有了。就算有，他也不敢伸手去拽墙上的灯绳，点燃猫咪眼睛一样的淡蓝色的灯。可是，他妻子却没有觉察这一切，舒缓地呼吸着酣然宽睡。维都布不知如何是好，沉浸在惊恐、畏惧、迷惘的内心痛苦之中。此时此刻的他就像惧怕猎鹰的野兔一样紧缩身体，屏住呼吸静坐了一会儿，刚才那似乎要蹦出来的心脏也随之渐渐沉静了下来。

“毫无疑问，有人在叫唤我的名字，并且还叫我不害怕，去客厅吧。这怎么想也不像虚幻的声音。那道耀眼的白光又是什么呢？为什么总在叫我？”维都布如是想，壮着胆子站起来。他没有开灯，摸黑走到客厅，谨小慎微地坐在了沙发的边缘上。“刚才那声音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呢？为什么叫我来这里呢？究竟要说什么呢？”这一刻，维都布的心里七上八下忐忑难挨，放缓呼吸竖耳静听。过了许久仍然没有动静。这几刻的时间对维都布来说简直是度日如年。“我不会是听到梦幻中的虚无缥缈的东西了吧？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动静呢？再等一会儿看看。在漆黑的屋子里像猫头鹰一样一个人坐着惨得慌啊！”他胡思乱想着观察周遭，酷似受惊的麋鹿一样惊恐地警惕着从哪个方向蹦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维都布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坐了一阵后，眼睛逐渐适应了黑暗，周围的东西依稀可见了。他那急促的心律也缓和了不少，调适了座位坐稳。就在这时，那道耀眼的白光又一次闪现，照亮了整个屋子后，渐渐消失了。正在维都布失魂落魄，不知所措的瞬间，又一次清晰地听到了和善的劝说声：

“维都布，明天你一个人去儿驼山^①吧。不要把这事告诉别人！”

“扎，这是说什么了？再仔细听听。”没等维都布做出反应，那

① 儿驼山：地名。“儿驼”即“公驼”。

声音早已消散而去了。他追寻着消散的声音想：“就是那道白光发出的声音。还说‘你明天去儿驼山，不要告诉别人’呢。真蹊跷啊！叫我一个人去儿驼山干什么呢？……奇怪的是那道白光无形无影还在我耳边说话。而且，说的话还那么清楚。”恰在这时，另一个可怕的念头闯了进来威胁道：跟你说话的那是鬼。你怎么能听它的话呢！鬼依附上了你。你不能去那里。紧接着有一股无法言明的潜在的力量掌控了他的头脑，告诫道：怎么能不去呢。谁敢违背上天的指令啊？天有千只眼啊。从上面把你在想什么、干什么都俯瞰得一清二楚。

就在那一瞬，维都布的脑海里闪过了各式各样的想法。就像在乱枪声中黄羊会晕头转向一样，纠缠在万种思绪中的他决定：扎，无论如何明天也得按照那个召唤去儿驼山啦。正在这时，仿佛又有一个声音在对他耳语：那是对的。听从上天的指令是没有错的。上天的慧眼可能正看我这个连虫豸都不曾伤害的人了吧。俗话说，活着能用金碗喝水，我究竟听到什么声音了呢？……维都布的心里，欣喜、稀奇交织在一起。

宝伊娜被突然的犬吠声惊醒，去摸丈夫却不在榻上。她在被窝里摸索了好一阵子也没找到。“这人深更半夜像猫一样爬起来去哪儿了呢？大概解手去了吧。”宝伊娜静躺着等他回来。过了能解几次手的时间仍不见维都布回来，宝伊娜点着了灯，伸手去摸维都布的卧榻，发现被窝已经都凉了。“这人去哪儿了？不会是去找野外过夜的几峰带领二岁驼羔的母驼了吧？‘老儿驼都糊涂到头了。连几峰母驼都收拢不了，竟在野外过夜了。别叫狼给拽了。不会让无主的年轻儿驼折腾垮了受孕的母驼吧。’睡觉前他为那几个骆驼担心来着。可能是为那放心不下起来了。噢，我可怜的老头子，为了几个骆驼把我也能给忘了。一辈子和那几个骆驼相依为命走过来的嘛，倒也没办法啊。”宝伊娜如是想着爬起来打算出去解手，刚走进客厅，看见黑暗中有一个人坐在沙发上：

“呜哇！”她惊叫失声。看到是维都布，她点着了灯。

“不睡觉你坐在这黑暗冰冷的屋子里干啥呢？你这是抽了哪根筋了。吓得人心包都裂了！哟，两腿都发软了。”宝伊娜发着牢骚用手捂着胸口镇静自己。

“噢……睡不着，随便来这儿坐坐。”维都布吞吞吐吐地说。

“为什么失眠了？为那几个骆驼犯愁了？就这么一夜能有啥事嘛。没事的，快去睡吧，去睡觉。”宝伊娜安慰他说。

“是是，睡睡。”维都布装作若无其事地、淡定地应和着宝伊娜的话。宝伊娜出去解了手回来躺下了。

不现形影的一道白光在我耳旁耳语后消失了。要是把这说出去，人们肯定会认为我犯神经病了。不是亲身经历谁都不会相信。维都布仍旧纠缠在刚才的幻觉里时，突然觉得耳朵鸣响，由远处传来沉重的轰鸣声。维都布为了听得更清楚，聚精会神地侧耳时，那声音却消失了。

维都布走出屋外仰望天空，星辰开始从东南角稀疏暗淡，预示着黎明即将到来。牛郎星倾斜，在维都布的眼里只有北斗星格外地闪耀，仿佛向他昭示着什么。维都布遥望着北斗星，似乎理解了那莹莹闪耀中的玄机，心中充满喜悦，在这荒无人烟的空旷戈壁墙上，一个人站着解手反而感到了一种幸福。维都布回到屋里，躺在了妻子的身旁，但没有丝毫的睡意。刚才那道白光所说的话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明天我一个人怎么向儿驼山走呢？叫我到那里要干什么呢？为什么非得叫我到儿驼山呢？儿驼山上有我的铃铛哈拉特尔^①的头骨呀。是因为那吗？不会吧。那里不仅有我的铃铛哈拉特尔的头骨，还有这片故土上的很多儿驼和骗驼的头骨啊……

儿驼山是这块土地上最高的大山。由远处望去，恰似一峰朝向西北方向站着甩尾的儿驼一样的紫褐色大山就是儿驼山。关于儿驼山，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上苍佛祖创造宇宙乾坤的时候，最初在这里创造了骆驼这个生灵。于是，这里的山头岩石都长成了骆

① 哈拉特尔：骆驼的黑褐色毛色。蒙古人有时用其毛色呢称牲畜。

驼的形状。所以，人们把这个酷似甩尾站立的儿驼一样的大山看成是骆驼起源的地方。很早以前，有个卜卦先生观察了地形后，意味深长地说：“这个地方的地形恰似一个俯卧的骆驼。将来骆驼会大量繁殖的……”果真像卜卦先生所说的那样，一个时期，这里的骆驼繁殖得甚快，成为了名闻遐迩的骆驼之乡。据当地长辈们说，这都是儿驼山赐予的恩惠。不知是哪路神灵给的恩惠，这里的骆驼与其他地方的骆驼长的确实不同。最起码，骆驼的毛色都是红褐色，身强体壮，绒毛厚实，繁殖率高……这些特点是仅此一处的。当地的民众把这些归结于儿驼山的恩赐，像敬仰天神一样敬仰儿驼山。于是，当地就有了心爱的骆驼死后，无论是儿驼、骗驼，还是母驼，将它们的头骨祭放在儿驼山上的习惯。为此，维都布也将自己名叫“铃铛哈拉特尔”的心爱的骗驼的头骨祭放在了儿驼山上。

维都布想到明天将去儿驼山的事，时而感到恐惧，时而又觉得似乎有什么好事在那里等着他一样心潮澎湃，忧喜交加。把这说出去了人们会怎么想呢？“吹牛大王维都布又在放大炮了。原先说雷击都没劈死，现在又说与神奇白光对话了。不久还会说与天神见面了呢。这哥们儿可真能放炮，怎么能说出口呢。他的神志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不会是得了什么疯癫病吧？”他们肯定会这么说的。这事绝对不能向人开口。对宝伊娜也不能讲。真是个嘴里含着黄连都不能说苦的可怜的苦命鬼呀。嘱咐我不能对别人说的。怎么也得守住嘴。决不能犯了老毛病露了馅啊。

维都布心绪如麻，半宿没有合眼，躺到破晓，披着袍子走了出去。

黎明的橘红光晕从东南方向升腾，照射在空旷的圈驼栅栏上和兀立的拴儿驼的木桩上。

维都布好像聆听着一个什么声音，捕捉一个东西的踪影似的走上了屋后的紫褐色羔驼土丘。整个自然世界仿佛还在酣睡中，显得安详静谧，威严肃穆。维都布眺望着近处起伏的丘陵沟壑，远处巍然耸立的儿驼山峦，倾听远近的动静，这时，隐现在雾障中的儿驼